

魔都怪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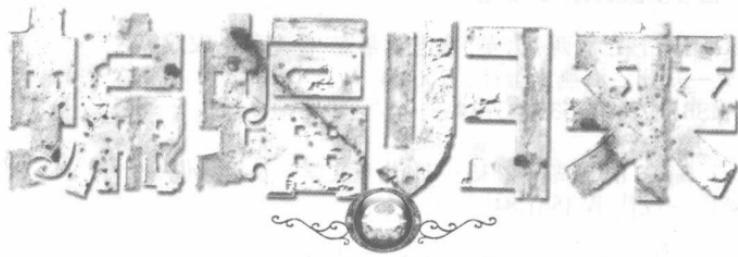
[英]塞巴斯蒂安·鲁克 著

宋 双等 译



墨西哥

海燕出版社



[英]塞巴斯蒂安·鲁克 著
宋 双等 译

墨西哥

© 海燕出版社

特别鸣谢 · 本·吉普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蝙蝠归来. 墨西哥/(英)塞巴斯蒂安·鲁克著; 宋双等译.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50-3734-3

I . 蝙… II . ①塞… ②宋… III .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英国—现代 IV .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2320号

Vampire Plagues 3: Mexico

Copyright © Working Partners Ltd, 2004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6-2007-70

封面画 伦鹏博

策划编辑 房 平

责任编辑 房 平 杨 丹

美术编辑 李岚岚

责任印制 邢宏洲

责任发行 王军胜

责任校对 王 森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21号 450002)

发行热线 0371-657345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32开(850毫米×1168毫米)

印 张 5.5印张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册

定 价 15.00元

译 序

现在，故事的背景又转移到了墨西哥。墨西哥之战，应该是对吸血鬼的最后一战，此战必有结局，而且这个结局必须是善战胜了恶，人类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恐惧，战胜了恶魔。惊悚小说不这么写，便没办法看。结局必须在意料之中。而这部小说划在少儿读物范畴内，就不能像其他类型的惊悚小说那样惨烈——所有亲人、朋友都死了，只剩下主人公孤军奋战。这只是种畸形心理，为什么孤军奋战才能显示一个人的勇气呢？！于是，这本小说选择在温和中突出英勇，在协作中突出忠诚，在团队中突出责任，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难能可贵、独出机杼之处。

往往，比惊悚事件本身更惊悚、更离奇、更匪夷所思的是其细节中的细节。

法器的四个雕件，卡玛佐兹已拿到三个了，他能不能找到最后一个？三个孩子能不能抢占先机，到墨西哥先找到第四个？

埃德文·舍伍德“死”而“复生”了。
埃德文、杰克、本和爱米莉，四个人。
眼睛、蝙蝠、王冠和新月，或者眼睛、新月、王冠、
蝙蝠，也是四个。

是生，是死；是覆灭，还是胜利。

关键在这四个人，也在这四个雕件按一定顺序拼接成的法器！

卡玛佐兹的法器换了一种方式排列，结果，“一道闪电从法器射出，劈到吸血鬼群中，一伙吸血鬼立时化作一片灰烟。它们的笑声变成了恐慌和疑惑的尖叫。又一道闪电劈到古庙的另一个角落。吸血鬼们吓得落荒而逃，一些家伙腿脚太慢，就步了同伴的后尘。”

卡玛佐兹的爪牙被消灭了，恶魔卡玛佐兹会不会再次逃生呢？

最终，四个人全须全尾地告别墨西哥。三部曲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呢？五十年前，英国有一部小说《纳尼亚传奇》，今被称作“指环王第二”，由七个首尾不太相接的故事组成，人物也不尽相同。而我们这部小说实际上共有六册，三位小主人公由始至终贯穿全书。卡玛佐兹的队伍覆灭了，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也许，这值得我们期待。

无论看什么小说，善战胜恶的结局，早在读者意料之中，读者也会预先设定了大团圆结局，关键之处就在于故事是如何展开，如何归于这个结局。作者如何设计情节，也成为这部小说的看点。英美的读者认为，这部小说悬念丛生，引人入胜，既让人手不释卷，又让人不忍一下子读完。

奇幻小说往往杜撰貌似“合理”的因素解释历史的

“真实”，《鹿鼎记》中韦小宝在《尼布楚条约》上的签名、钓鱼岛的由来，就是这样。这部小说也是如此。

吸血鬼的传说，始于欧洲，也盛于欧洲。据说，第一位吸血鬼是犹太教圣经中的该隐，即亚当与夏娃的长子，因嫉妒弟弟亚伯受上帝宠爱而杀掉亚伯，上帝没有杀掉该隐，而让他遭受天谴，而这个天谴就是吸食人血，永生不死，受人诅咒。也有个说法是，第一位吸血鬼是亚当的第一位妻子莉莉思。15世纪的欧洲甚至还有一个吸血鬼建立的组织，叫卡玛利拉。吸血鬼身份往往不是伯爵就是亲王。另外，有些资料认为吸血鬼害怕的东西有很多，比如，大蒜、圣水等。当然最怕的还是阳光，法力强大的吸血鬼对阳光稍有一些抵抗力，但仍不能经受住阳光的暴晒。

关于玛雅文明消亡的原因，也有很多说法，或说是人口爆炸、粮食不足，或说是内乱，或说是飓风、地震等天灾，或说是异族侵入，还有一个荒唐的说法是灭绝于性病。这部小说也给出了独特的解释：吸血恶魔卡玛佐兹的贪婪——他大肆屠杀，把一些人变成吸血鬼。吸血鬼往往用长生不灭或永葆青春来吸引并迷惑人，而这部小说用劳瑞娜叛变的例子说明了卡玛佐兹的诱惑力之大——甩掉凡人的躯壳，获得异能，还能驱除入侵的异族！

细读小说中的玄幻情节，再有某些“合理的真实”，不禁令人拍案称绝。

本书的译者为：钱海宁（序言）齐吉小李中《山鼎图》，“突真”

宋 双（第一章至第五章）及《山鼎图》，采由的部首

朱桂琴（第六章至第十章）圆子故，斯卦指庚血卯

温 悅（第十一章至第十六章）是太好景庚血卯宜一

伍惠娟（第十七章至尾声）受印亚兼庚限被囚，予

王广州校译全文。至而，配天受衡卦山而，震卦孚永

之要，此卦一子，是太白一个庚卦。贺服人受，艮不生采

一卦，此卦，知此爻也。遇庚辰子妻也一策也。此卦

王广州

2007年12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大阴鼠也。卦象极目，其卦名一统大，吸山。庚卦亦

已革不休，其卦名一统卦。庚卦属山，其卦名一统卦。本

卦象的爻数卦爻

之数也，其卦象卦爻，因爻始占卦伸文卦段于关

脉也，因卦最忌也，洁内最忌也。忌不介脉，故歌口人

之平易之歌中庚卦一统卦也。忌意忌最忌也，灾天等

忌才貌形色也，春巽卦卦断不出合吉卦小路也。武卦千

变也。庚卦如彼无入空一空，杀戮也大卦——焚食也。焚肉

也而，入火也。卦化则亥春吉，本庚天不主卦，艮卦卦基也。

而以庚卦也。庚卦底子，坤卦子，得卦安张，震卦震用，兑卦小派

也。射人卦死也，事气客也，壳聚也。人风射鼠——大

也。卦象的爻数卦爻，其卦名一统卦。庚卦亦

卦象的爻数卦爻，其卦名一统卦。庚卦亦

卦象的爻数卦爻，其卦名一统卦。庚卦亦

上野而入地祖吉音市郊武四，市密林及长坂个
劍八郎甚多也——此書譯黑奴本聲曾直呼少財
的軒出一里眼空台船，中泊此舉血入匪渠要，轉
輪即旌是參羅，即文師袖一以盈丁隨袖封本血書
之於天皇，也市就，祭供其告入難敵。云灭佛國奇
一念，自度而入也良深矣哉故事——轉封取而
之，即此也。人謂天令枝，雖入船中船骨个
里萬萬的都明長路墨，而。殊其時計虽端肅不西
却不能制入且莫至解脫點

又而五季水浪立如船出盡故與十世曾遠杰
峰。放眼望去，墨西哥湾无边无际，天意号帆船在海面上疾驶，船帆在风中鼓起，绷得紧紧的。船头劈开波浪，激起白色的浪花。杰克·哈凯特坐在主桅杆顶上，欣喜若狂地大叫。

天意号刚刚驶出新奥尔良港，杰克就叫一位水手教他攀上绳索。他喜欢待在高高的桅杆上。深棕色的头发被清新的微风吹得凌乱不堪，脸和脖子晒得黝黑黝黑的。他光着脚，穿着件亚麻衫和一条帆布裤，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活力与自由。

杰克没想到墨西哥湾竟然这么大，很快又听说，墨西哥湾最宽处有一千英里。他们离开新奥尔良已经两天了，还没看到一块陆地。船向南行驶，新奥尔良已被远远地甩在身后，远在墨西哥的目的地——尤卡坦半岛仍在前方。

尤卡坦，原本这个名字对杰克来说毫无意义，现在却意味着危险、死亡和吸血鬼。他知道，那

个地方丛林密布，四处散布着古玛雅人的遗迹。他也知道曾经有股黑暗势力——一位受玛雅人膜拜，要求用人血祭祀的神，统治过那里。此神的嗜血本性削弱了盛极一时的文明，最终导致玛雅帝国的灭亡。玛雅人消失殆尽，城市也湮灭了，而那位神——卡玛佐兹渐为世人所遗忘，成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他的名字已不能激起任何涟漪。而在墨西哥阴暗的角落里，提到他还是让人惊恐万状。

杰克曾与卡玛佐兹及他的吸血鬼爪牙正面交过手——不是在尤卡坦丛林深处，而是在伦敦和巴黎。卡玛佐兹造成的吸血劫难曾威胁过这两座城市，后来，这个古老的神被杰克、本尼迪科特·科尔和爱米莉·科尔打败。

在巴黎，他们得知卡玛佐兹想找全四个雕件，拼接成一个法器，以凭借这个法器获得无边的法力。他已弄到了三个。三个小伙伴比对手抢先一步离开法国，决心要赶在卡玛佐兹之前找到第四个雕件，他们随身带的羊皮古卷上写着有关法器的重要信息。卡玛佐兹需要这些羊皮古卷，因为只有这些羊皮古卷上记录着第四个雕件隐藏在尤卡坦的秘密。杰克知道这个恶魔已经离他们不远了。

那是五个星期以前的事情。当时，这几个朋友搭乘一艘名为伯娜黛特的蒸汽机船到达新奥尔良，然后又租了天意号，要去尤卡坦海岸的波多摩洛斯港。为此，他们花光了身上所有从巴黎带

出来的钱。钱是法国的，而船是美国船，所幸，金币可以通用。

杰克从坐着的地方往下看，目光扫遍了甲板的每个角落。只见船尾处，天意号船长斯基普站在舵轮旁边，他大高个儿，肤色黢黑，那是长年漂泊在海上，南方的毒日头晒的。他们几个一直没弄清，斯基普是他的名，还是他的姓。船员个个都在忙着船上的事，或盘绳索，或清洗铜套，种种事宜都是为了令船上井然有序。

此时，爱米莉·科尔从船舱中出来，朝她弟弟本走去。本坐在船首斜桅下，这是船的第二根桅杆，笔直地探出船头。本凝视着海面沉思。他十二岁，和杰克一样大，也是穿着亚麻衫和帆布裤。这两个男孩的不同之处，只是本有着一头金发。杰克很想知道本重返尤卡坦有何想法。本曾随一支科学探险队到过那儿。苏醒的卡玛佐兹毁掉了那次探险。本的父亲哈里森、教父埃德文·舍伍德，还有他家的老朋友唐纳德·芬利爵士都给卡玛佐兹及其吸血鬼手下杀掉了。对本来说，尤卡坦承载的是可怕的记忆。

杰克叹了口气，目光转向遥远的天际。太阳以及一望无垠的天空似乎给他带来了光明、空气，还有希望。他情难自禁——又欢呼起来。

本抬头见爱米莉正沿着摇摇晃晃的甲板走过来，杰克的叫声也从上面飘落，他微笑着说：

“这艘船上的猴子还是很兴奋啊。”

“他还真是。”爱米莉赞同道。

本给她让了个位子，继续说：“不过，你好像不怎么开心啊。”

爱米莉小心翼翼地握着一张羊皮纸，坐下来，把纸平摊在腿上。纸上写满了奇奇怪怪的象形文字。本知道那是玛雅文字，爱米莉一直在翻译那些东西，一点一点地，后来被一个难题绊住了。

“你还没有解开吗？”他指着象形文字问。

爱米莉点点头，说：“这些东西在这儿变了。”她所谓的变化是指两堆符号之间有块空白，“就这样变了。”她沮丧地又说了一遍。

这些古老的文件原本属于一位过世已久的西班牙传教士，名叫塞巴斯蒂安·卡布里罗。他抄录了一些玛雅象形文字，这些文字描述了那件法器，还有可能讲了那东西的藏匿处。爱米莉译得一直很顺利，突然间碰到一段话怎样都理解不通，这很令人意外。这些符号相似，排列方式却好像完全不一样。当时，他们正乘着伯娜黛特号行驶在大西洋上。自那以后，爱米莉每天都花上几个小时破解这个问题，却毫无进展。

要想赶在卡玛佐兹到达墨西哥之前找到最后一个雕件，所剩时间不多了。他们搭乘的是这个月内从法国开往美国的最后一班蒸汽船。卡玛佐兹只能乘帆船跟上。但他可以控制风向，加速帆船的航行。乐观地估计，他可能会一周后赶上他

们。要是倒霉，也就两三天时间，卡玛佐兹就可以撵上他们。

“别泄气，爱米莉，”本鼓励她说，“你能破译这些符号。我知道你行。”

“谢谢你，本。”她回答道，然后将视线从羊皮纸上挪开，抬头看看太阳，“嗯，至少我们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准备了。”她心情愉悦地说，这显然是为了转移话题。

“是啊。”她弟弟回答道。跟杰克和本一样，爱米莉的穿着特意为了配合墨西哥的亚热带气候。她穿着白棉布衬衫、棉布长裙，里面只有一条衬裙。是本劝她穿上这身有点怪异的衣服的，因为他觉得杰克的衣着很舒适，而且还记得自己身穿时尚的英国粗呢子夹克在灌木丛中快闷死了的情景。

就在此时，主桅杆上又传来欢呼声：“喂，我看到陆地了！前面有陆地！”

“嗯，这可没什么奇怪的啊！”斯基普爽朗地笑起来。他倚靠在甲板室顶上，举起望远镜。本和爱米莉凑在周围，个个翘首企足，都想亲眼看看陆地。但站在甲板这么低的位置，不容易看到。

“我们如期抵达了。能够在中途当个像样的领航员，我很自豪。”斯基普放下望远镜，对杰克眨眼，“不管怎样，孩子，眼力不错啊！”他操着美

国腔继续说道，“那就是卡托切角，在尤卡坦的东北方，应该就是那儿了。离波多摩洛斯大概一百英里。现在我们正沿着尤卡坦海峡往下走，目前正处于大陆和古巴之间的位置。”

斯基普瞥了眼太阳，已经贴近地平线了。杰克也学会关注日落了。日落时分正是吸血鬼出来活动的时间。白天，它们得躲藏起来，或者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避开阳光，但一到晚上，就会肆无忌惮地出来游荡。杰克认为，漂泊海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太阳落下去后，只用琢磨怎样在黑暗中看清东西，不用担心卡玛佐兹。

“我们要连夜航行了。如果风持续这样的话，应该能在明天上午八九点钟到达波多摩洛斯。”斯基普收起望远镜，打了个脆生生的响指，然后狡黠地盯着三个小乘客，“你们的叔叔在那里等你们，是吗？”

“是的。”杰克看着他的眼睛，装作天真地答道。他知道爱米莉和本很讨厌撒谎，但不幸的是三个这么小的孩子旅行，没大人陪着，确实抢眼。所以，自从离开巴黎，他们就踏上了前往寻亲的行程。这位亲戚是他们虚构出来的，而且总在下一站等他们。

斯基普点点头，转身要走。随之，他注意到了什么东西，又打开望远镜，望向远方。“嘿，有人正匆匆忙忙赶来。”

几个伙伴都伸长脖子看。尤卡坦黑暗、模糊

的影子浮在地平线上，衬出的只是一个白色的小圆点在缓缓地靠近——那是船帆。

“大船，有三根桅杆……”斯基普喃喃自语，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还拿着望远镜看，“船在这样的强风中行驶，帆打开得太多了。桅杆越高，弯曲得就越厉害，折断得也越快，但有些人不会知道的。”

“它径直向我们开来呢！”本思量着说。三人相互看着。杰克知道，他们都在琢磨着同一件事：不会是卡玛佐兹吧？

但杰克知道不可能。卡玛佐兹还在他们后面，而这艘船是从前面开过来的。此刻，太阳还挂在天空呢。这种情况下，吸血鬼很难开船。

斯基普拍了拍本的肩膀：“别担心，孩子。如果按它走的这条路线，它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好几英里了。你知道啊，大海是很辽阔的。”说着他就向船尾走去，和掌舵的海员攀谈起来。这时，船上的厨师从舱口探出头来，叫大伙儿下去吃饭。

从甲板室到下面的主船舱有一小段楼梯。舱顶悬着的吊灯照亮了整个船舱，墙壁上还挂着几盏油灯。油灯和中间的桌子都安装在金属平衡环上。轮船倾斜或摇晃时，这些环可以来回摆动，以使物体保持在垂直状态。船舱的四壁，有些内嵌进去的铺位。

晚餐是鸡块和香肠佐以洋葱、大蒜炖成的汤。热气腾腾，香味扑鼻。本想，一定非常可口。厨师把这道菜叫成秋葵汤。

斯基普在上面大喊：“预备！”此时，第二份菜也端上来，盛在一个大铁锅里。

出于习惯，几个孩子抱在一起。他们知道斯基普在命令轮船改变航向。不过，那个弯转得很急。厨师跌跌撞撞的，而本的第二份秋葵汤也差点洒在腿上。

“喂，斯基普，下次也得提前通知我们一声吧？”厨师冲上面喊道。

上面没人回应。接着，大家听到斯基普紧张的喊叫声：“收起主帆，伸出斜桅帆！快！行动起来！”接着又听到船员们奉命跑动起来，脚步声在头顶的甲板上嗵嗵乱响。

几个孩子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往楼梯跑去。

“看起来情况不妙啊！”厨师念叨着。他赶紧把汤罐挂在厨房里，也往甲板上跑去。

他们刚才看到的那艘船很近了——相距还不到两百码——船头激起白色的浪花。这艘船比天意号要大，有三根桅杆，上挂四四方方的船帆，本发现这艘船有点破——油漆剥落，缆绳有些磨损，松松垮垮。而斯基普的船漂亮，保养良好。这两艘船可真是天差地远。

本的目光落在那艘船靠近天意号的护栏前，有一排人站在那儿。他不禁打了个冷战，那几个

人扛着步枪，有的还握着弓弩。船头有一个人隔着水用西班牙语发号施令。

“他在说什么？”本问爱米莉。她的西班牙语比他好多了。

“他叫我们放下帆，让他上来。”爱米莉回答。

斯基普站在舵轮那里，一边盯着那艘船，一边注视着头顶嘎吱嘎吱的主桅杆。

“这是些什么人？”本问他。

斯基普低下头，这才看到三个孩子。“你们三个马上给我下去，听到了吗？”他焦急地喊着。

但本没动。“这是些什么人？”他又问了一句。

“是海盗吗？”爱米莉紧张地问，目光仍然注视着那艘船。

“也许，小姐，也许是的。海盗过去是加勒比海上经常出没的祸害，后来，你们英国皇家海军把他们赶跑了。从没听说过他们会出没于西部这么远的地方。不过，凡事总有第一次。不管他们是谁，都是来者不善啊。”

“我们能不能甩掉他们呢？”杰克问。

斯基普哼了一声：“孩子，就凭我们这种小船？不能。我们只有两根桅杆，两张帆，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升起更多的帆。帆越多，速度越快——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们可以灵活操作来超过他们。准备！”

他转动舵轮，接着，天意号尖尖的船头就调转了方向。头顶，主桅杆的横桁在甲板上摆来摆

去。船员艰难地爬上去，从后方使劲拉，在强风中将紧绷的帆拴牢。几秒钟的工夫里，天意号就完全转开，偏离那些陌生人。

本回头看那艘船。它也在转弯，但是慢多了。航员们在甲板上四处乱跑，收帆。即使是从远处看，那些船员似乎也不如斯基普的手下井然有序。

“我们的船轻，更容易操控，而且我们更顺风，”斯基普说，“但另一方面，他们绝对比我们要快，所以这也算扯平了吧。现在，我命令你们都下去。你们在这里碍手碍脚，可能会交火的。”

“我们也能打！”杰克对他说。

斯基普冷冷一笑：“当然，孩子。你的拳脚肯定利落，可这帮家伙有枪。现在最后说一遍，自己下去，不然我就找人把你们弄下去。”

三个小伙伴不情愿地返回船舱，坐下等候。他们支起耳朵听甲板上传来的声音，想弄清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天意号再次往前冲，冲了好几次。斯基普指挥船航行在墨西哥湾上，想甩开追逐他们的大船。

紧接着，三个孩子一齐跳了起来。因为他们听到砰的一声，声音有些沉闷，随之，又传来低空飞行物发出的嘶嘶声和噼啪声，还有惊叫声。

本踮起脚往天窗外看。他看见那艘船，现在离得很近，近得不能再近了。他看到那艘船船首的旋轴上架着一门大炮。“那一枪是警告！”他大喊道，“他们船上有大炮。天意号不可能跑得赢炮弹。”